

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

英國 班納科支 原著

施存統 譯



上海商務印書館

新時代叢書

第三種

派納柯克著

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

施存統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1922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叢書第一種

原書爲美國薛蕾
博士所著。由南京
高等師範學校教
授朱進之先生譯

倫理學導言

述分十一章。末加
附註。持論公允。譯
筆達雅。洵爲治倫
理學者必讀之書。

定價八角

洋裝一冊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初版

(新時代叢書) 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Anton Pannekoek

譯者 施存統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人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長安 安慶 蕪湖 南昌
福州 廈門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新時代叢書』編輯緣起

我們起意編輯這個叢書不外以下的三層意思：

一、想普及新文化運動。我們以爲未曾「普及」而先講「提高」，結果只把幾個人「提高」罷了，一般人民未必受得到益處；我們又相信一個社會裏大多數的人民連常識都不會完備的時候，高深學問常有貴族化的危險，縱有學者產生，常變成了智識階級的貴族，所以覺得新文化應該先求普及。

二、爲有志研究高深些學問的人們供給下手的途徑。

我們以爲普及尤應注重基礎的學問，各種基礎學問既是人生必要的智識，又是研究高深學問的門徑，所以我們相信這樣的普及，還可供給非貴族化而人人都能得的提高的機會。

三、想節省讀書界的時間與經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不但進學校讀書的權利不是人人都有，就連看點自修書

的時間和經濟也不是人人都能有的。這個叢書的又一目的就是希望能幫助一般讀者只費最短的時間和最少的代價去得較高的常識和各科學的門徑。

這就是我們編輯這個叢書的一點意見了；關於編輯方面的辦法下面說明。

一、定名：本叢書定名為『新時代叢書』。

二、宗旨：本叢書以普及國人必要的基本知識為宗旨。

三、內容：本叢書內容包括文藝、科學、哲學、社會問題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之知識，不限定冊數，或編或譯，每冊約載五萬字。

四、編譯：由同人組織「新時代叢書社」社員負責；社外著作，如合本叢書之性質，而願讓與本社出版者，經本社審查後再議條件。

編輯人（以姓字筆畫簡繁爲序）

李大釗

李季

李達

李漢俊

邵力子

沈玄廬

沈雁冰

周作人

周建人

周佛海

夏丏尊

陳望道

陳獨秀

鄭太朴

戴季陶

（通信處）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沈雁冰轉新時代

叢書社

譯者序言

一、此書爲派納柯克 (Anton Pannekoek) 氏所著，原名爲 (Marxism and Darwinism)。日本堺利彥氏譯爲日文，我是根據堺利彥氏底譯本重譯的。

二、此書宗旨，在於闡明社會主義和進化論底關係。頁數雖少，而內容却很充實。讀了這本書，可以明白社會主義底大要。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五日

譯者於東京。

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目次

第一章	達爾文主義·····	一
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	十三
第三章	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鬭爭·····	十七
第四章	達爾文主義和階級鬭爭·····	二一
第五章	達爾文主義和社會主義·····	二八
第六章	自然法和社會學說·····	三七
第七章	人類底社會性·····	四二
第八章	器具·思想·言語·····	五一
第九章	動物底器官和人類底器具·····	六二
第十章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七〇

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

Anton Pannekoek 著

施存統譯

第一章 達爾文主義

十九世紀後半期有兩個最有勢力支配人心的學者：一個是達爾文（Darwin），一個是馬克思（Marx）。這兩人的學說把一般民衆底人生觀從根底上起了革命，成了伴着現代社會鬭爭的『精神鬭爭』底中心點。

馬克思主義及達爾文主義底科學的重要兩者都一樣地在於使進化論發展。其不同的，只在於後者闡明了生物體底進化，前者闡明了人類社會底進化這一點。原來進化論並算不得新學說，在達爾文及馬克思以前，黑格兒（Hegel）已經將彼

做他底哲學底中心點了。

那麼達爾文和馬克思他們底特異的進境究竟在那

裏呢？

各種動植物是順次從一種發達爲他種的——這樣一個學說在十九世紀才

發現出來。

在此以前對於『現存幾千幾萬種動植物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

個疑問底答案總是如此『是創造天地之時上帝做出來的』。

在那時以前的人

們總相信着各種動植物自從發生以來從沒有什麼變化過。

因之在學問上也

就發生如下這種主張：因爲父母是把自己底特質傳給兒子的，所以各種動植物也都不變的。

但是我們一去注意各種動植物底特點就無論如何都不能滿意上述那種說法了。各種動植物之間有一很整齊的自然系統。最初發見這系統的是瑞

典底學者林內。

林內把一切動物照其特質底類似及差異分爲「門」「類」「科」

「種」、「族」等名稱。

例如屬於哺乳類的一切動物，在其體形上，都表示着同一的

共通特質，然而因爲其中草食獸、肉食獸、及猿猴科，又各自成爲一科，所以又都表示着各自底差異。

又如熊、犬、貓等，都是肉食科，所以在其體形上，相互之間底共通點，要遠比馬或猿爲多。

更把同種動物來比較看，其類似點就格外明顯。貓、虎和獅子，都是同種的，所以在其相互之間，就比犬或熊更有許多顯然相類似的地方。

我們現在再從哺乳類看到鳥類或魚類，無論是誰，都會立刻知道彼等差異點很多。然而彼等雖有許多差異點，却也有共通的類似點的。這共通的類

似點，就是三者都有骨骼和神經系統。但是我們再離開這些脊椎動物門，去看

一看軟體動物或珊瑚蟲，就完全不能看見骨骼及神經系統了。

這樣看來，動物界裏是有整然的「分類的系統」的。如果各種動物最初就是完全各別創造的，那是不該發生這樣整然的「分類的系統」的。於是主張創

造說的人只得這樣說了：創造天地之時，上帝是採用林內底分類法的，是照這分類法創造的。然而除了這創造說以外，還有一種說法。這種說法，就是說體形

底類似，是由血統關係發生的。

例如同胞兄弟姊妹，彼此都很相像。

從兄弟

間，也很有類似的地方；不過這類似不像胞兄弟那樣相像罷了。

各種動物底類

似及差異，也同這個一樣。

據這種說法：各種動物，並不是各別創造的，是出自同

一祖先的，只因爲所發達的方向不同，所以就成爲今日的狀態。

今天貓種底諸

動物，都出自一個原始的貓。

那個原始的貓，與其他原始的犬及原始的熊一樣，

都出自更古的某食肉獸底原始的一種。

而那個原始的食肉獸，又與其他原始的

的有蹄類及原始的猿猴類一樣，更都出自更太古的一個原始的哺乳動物。

這個血統說，爲拉馬克 (Lamarck) 等所主張；然在那時，還未得一般人承認。

因爲他們還不能够用事實來證明這說底正確，所以這說還不過是一個假定說。

於是達爾文底大著『物種原始』出世了。因此這進化論就立刻被一般人承認爲真理。從此以後進化論就成爲不能與達爾文底名字相離的東西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這就是因爲達爾文由種種研究底結果已經搜集了許多可以支持這個假定說的『事實的材料』之故。例如發見了難以編入從前的分類的卵生哺乳動物及有肺臟的魚類等東西就證明了那是由一類變爲他類的過渡時代動物底餘波。又因爲發掘出與現存動物相異的古昔動物底化石所以就知道那是現存動物底原始形態。又因此可以知道那原始動物漸次發達起來成爲現存的動物。更因爲細胞學說興起就知道一切動物植物都是由幾百萬細胞構成的那多數細胞都是從單一細胞分化出來的。於是說『今日的最高有機體也是由單細胞底原始生物出來的』話就沒有人以爲奇怪了。

然而僅靠這點實在還不足以證明這說是確實的真理。

爲使這說成爲十

分確實，就要以我們底實驗使動物由一種變爲他種舉出實證來。

達爾文是做

過這實驗的。

達爾文發見了動物發達底機械的作用之結果，就把在某種條件

之下，某種動物必然發達而變爲他種動物的事實證明了出來。

這動物發達上機械作用底根據在於遺傳性。

這就是動物底父母把所有

的特質遺傳於子女。

然而同時却又有不同的事實，即子女在某點與父母不同，

子女們相互之間也有多少差異。

同是一種貓或犬之間，也發生許多種類，就是

根據這個道理的。

如果沒有這種差異發生，則動物由一種變爲他種的事就完

全不可能了。

總之，爲形成新種起見，從中心的模型所生的變異漸漸大起來，再

繼續着向同一方向進行，結果就甚與其先祖底原型相遠，發生一種新動物了。

但是使那樣繼續着向同一方向變異的動力是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呢？

拉馬克說明其理由如下：因為動物不絕地勢力使用某個器官，所以只有那個器官特別發達。例如那以跑走為業的人，他底足就特別大；同這個理由一樣，所以獅子得有強健的足，兔子得有敏捷的足。又如奇拉夫，因為為吃高樹底枝葉，常常伸延其首，所以就變成了那樣長首的動物。然而這個說明，還有難信之處。例如蛙有保護色的綠色等事，到底不能用這個說明來解釋的。

達爾文做過可以解決這個疑問的別方面的研究。動物飼養者及栽花匠，能够用人工做出變種來。栽花匠要想使某株樹底花變大的時候，就在那株樹開花的時候，把小的花摘而棄之，只把大的留下來。這樣一來，第二年底花，就與頭一年底大的花相似，都變成大的花了。然而其中也有較小的，於是再把小的摘去不要彼，僅把那最大的留起來。這樣經過幾年，就變成非常大的花木了。許多家畜，比其祖先野生種底原型大有不同，也是飼養者採用上述那個方法（故

意地或偶然地）的結果。

所以我們向家畜飼養者去定做從短首的動物當中做出長首的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飼養者只要如此做就行了，揀了幾個長首的動物，使彼倆交尾，然後再把生出來的兒子當中底短首者殺盡，只剩下長首的使彼活起來，又使彼倆交尾。如果這樣繼續着做許多年，那動物底首，一定一年長一年，結果就產出『奇拉夫』那樣的東西了。

上述那個方法，因為有『有一定的目的，一定的意志』，所以能够產出上面那樣結果。然而自然界裏，是沒有那樣意志的，縱使兒子與父母稍有變異，也要由與別的動物交尾而復原的，所以照理，那樣繼續變異，發生新種，與原型相遠的事是做不到的。那麼自然界裏，做動物飼養者所做的那樣選擇的力究竟在那裏呢？

達爾文研究這個問題，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就達到了『生存競爭』這個解決。

我們可以在這生存競爭說裏，見得那是達爾文時代人間社會底生產組織底反映。因爲當時生產界裏，是資本家的自由競爭全盛的時代，所以達爾文就從那個扮樣想到了行於自然界裏的生存競爭。他並不是靠自己底觀察得到此說的，他是讀了經濟學者馬爾塞斯（Malthus）底書才覺到此事的。馬爾塞斯要想把當時資本家社會貧困飢餓所以增大，用爲人口增加的速度，比現存衣食資料出產的速度更快。據他所說，食物比人口要少，所以人類必須要爲其生存而互相競爭。結果，人類多數，都不得不爲競爭而倒斃。所以他說資本家的自由競爭，及其隨着這競爭而起的悲慘貧困，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達爾文在其自敘傳裏，寫有如下的話：

『我在一八三八年十月，即在我做組織的研究以來十五個月以後，偶然讀了馬爾塞斯底人口論。因爲我平生常觀察動物及植物底習慣，認識行於自然界